

田園雜記

耘粟

竹鞘

在城中一間相當精緻的工藝品店裡，陳列著不少昂貴的藝術、陶器、漆器、藤器、爪哇木雕、非洲乾燥花等等，標價均足過人。其中，竟也擺著一張洗得乾乾淨淨，等邊三角形的麻竹竹鞘，雖未曾注意其價若干，相信也不在少數，使我感到非常突兀。

往日我們居山時，麻竹叢到處皆是，竹鞘自亦遍地掉落，村人不垂顧，總是任其腐爛。倒是我們不捨，起初是像城市人心態，挑幾片大的放置屋中，作為飾物，後來，一方面司空見慣了，一方面覺得其質地鬆脆，何不用為薪火。

我們住的地方，四周無鄰，到山下尚有一段路程，雖備瓦斯爐，然瓦斯送來不易，平常煮食，均用大灶，因非得四處採柴不可。

柴分兩類，一細一粗。細枝當火引子，入大灶後，火柴一副即著，接著加粗柴即可。每次採柴返室，便如此區分，可是，區分柴火，要鋸、要砍、要綁、要堆，費時費力，直到有一次，穿過竹林，見滿地金黃竹鞘，眼簾霎時閃亮，何不以此竹鞘為火引子？

平日裏，與妻二人，便各持粗鐵絲一棍，見鞘即取，每聚數十片，便攪回堆於樹下，要用即取，簡便方便，村人見之還讚美不迭呢！

不過，村人自己，可是不屑一顧的。他們均居山下，有柏油公路相通，瓦斯隨叫隨到，然由於節儉成性，亦家家戶戶均備大灶，平日到山中照顧果園農作之餘，返家時，便順手一擔柴，取之不竭，若有搬運車者，更是滿載而歸，儲放起來，經年累月也使用不完。竹鞘固宜引火，然果園不一定挨著麻竹林，加以無此習慣，自然不會專程往取，縱使偶遇竹鞘，亦視如不見，雖然會讚賞我們，實如同大人看小兒嬉戲，以寬容心態嘉許而已。

記得每到端午節前夕，山中麻竹，往往東一根，西一根的被砍倒，初甚驚異，後來才明白，原來是為了摘取竹葉做為包粽子的竹葉，一根竹子中大到可以包粽子，竹葉並不多，村人雖簡樸，粽子亦包得有限，但如果兒女多些，一節之需，便要砍上兩三根才敷應用，想起少時在城市，購一節竹葉錢筒，其價不賤，便覺此舉太過浪費，若再思及竹亦生靈，則其心痛，更不堪了！

於今看到藝品店的這片竹鞘，往日種種，雲浮胸中，奢與儉之間，村人雖砍竹取葉，在彼為生活必需，若知他們平日節衣縮食之況，怎忍相責其奢？城市將竹鞘標價出售，純為滿足城市中人好奇心，若因此可喚得質樸自然之性，何嘗不可？只是，若仗著物稀價昂，罪其可道？

七、還是少不了莧菜。然而，不知何故，新山的莧菜，不論種多久，始終長得不好，圓圓小小的葉子，狀如指甲，色澤更不意思意思的抹上一層淺綠而已。友人來訪，看我們將之摘入廚房，便大為羨慕，道是城市中只能吃大片大片的粗葉，我們真有口福，專吃嫩芽！誰知一上桌，揀入口中，才知如橡皮，咬都咬不動，只有大呼上當。

辭山南遷，地方更狹，房屋之外，小園橫十步，直二十步便已概括，種花種樹已嫌不夠，遑論其他？最初，妻仍不肯折服，胡亂種了兩三種青菜，最後仔細端詳，只有莧菜。

沒有菜園，要吃青菜只得向市場採買，莧菜自然少不了。出乎意料的，尋找了無數攤位，竟然難得見到有人售賣！

妻是本地人，看我若有所失，才解開謎團的說，因為這兒莧菜處處生長！

據說她小時候，任何大街小巷，只要有方寸之地見土，便會長莧菜。然而，當她人愛此物，竟無人摘食，往往只有她採得滿懷，高興興與回去與家人共享。時隔多年，情況無異而已。不是嗎？就是我們這方小園，前些年，亦曾發現幾株高達二、三尺的莧菜，莖粗葉肥，摘而炒之，足有一盤，不遠之處，更見一塊空地，遍處皆是，而且多高在數尺以上，更有勝過人高者，蔚然成林。

物以稀為貴，並不盡然。我們眼中的莧菜即是其一，雖見莧菜，却不覺其賤，反感歡喜親切。

莧菜

我很喜歡吃莧菜。說不出它的味道，淡而有味，甜而不膩，兩兼得之。

往日居山，我們曾有菜圃兩三百坪，種了許多瓜豆青蔬之類，自然是少不了莧菜。後來改遷他山，範圍大大縮小，菜圃更只剩彈丸之地，所種的蔬食，雖然十去六



致富之道要聚功德財

世人所說的財，就是世間財，人人都希望發財。錢可以滿足食、衣、住、行、育、樂，也會使人身敗名裂，破壞感情，毀掉人生的真善美感，所以錢財有利也有弊。

佛陀教導我們要積極去爭取財富，尋找寶藏；如法華經化城喻品中一段話：「在一個遼闊的沙漠原野中，一群求財的眾生迷失了方向，處境險惡，正在焦急中，有一位導師要帶他們到安全的寶藏處，而群衆只要求取眼前的財物，那位良師却要求帶他們到更遠的地方去求取永遠取之不盡的寶物。路途遙遠，衆人行走疲倦不堪，良師就在半路上化一座城，讓他們休息，並告訴他們要去的地方已離此不遠了。但是衆生一旦休息下來，就滿足現狀，不肯再行；良師告誡他們

看到路上走著全副裝備的女人，心中就升起一股莫名的歡喜。

這些女人，有著什麼裝備呢？一頂斗笠，斗笠上包著一條花布巾，布巾是對折的，那尖上的兩角，便從臉頰旁繞到額下打個活結，衣服常常穿了好多層，上衣外加件外套，或是中間再添件毛背心，冬天的時候，衛生衣的下沿往往還會露出外衣。然後，著件不及膝蓋的短褲，短褲下，是縮了水的長褲，長褲上緊裹著一雙長襪；考究些的，長褲上還會穿件有著粉紅色荷葉邊的短襪，然後，是磨破了的布鞋。

她的手，除了手套之外，還會帶上長布套，一部份人，布套下更帶出一塊半圓形的布片，正好遮住手背，以防日曬。有的，脖子上還會繫一條毛巾，腰板上，或繞一條布巾，布巾的中間部份，也就是放在背後的地方，會凸出一塊四方方的東西，便是飯包，有時候，也會背個水壺。這些配備，幾乎是什麼顏色都會用上。

全副裝備的女人

這座城是他變化的，只是一種生已帶福，就應該為未來把福再滅了化城，衆生也因得到福而播種下去，多多行善善道植福。

要求：要忘我

醫學界對「病」的定義是「一」的自私自利心理為中心，以自我為分，不但使自已痛苦，也影響週圍的人群跟著爭執痛苦。因此，真正求解脫就是要忘我，把自私自利的心，在精神上、心理上都不

的，紅配紫、綠配橙、黃配藍，色譜上有的全用上了，而且不按色彩學原理的混在一起，活像五顏六色的冰淇淋店遇到了大地震，令人看了眼花撩亂。可是，請別笑她們的學養，全用一滴一滴的汗水，一點一點地揉入生活的底層，在兒子的口糧上，在女兒的學費上，在老妻的滋補上，開出一朵一朵，雖不芬芳美麗誘人，却真真正正的小花。

以上的配備，只是為了防身！防禦防身防雨防蟲咬與意外的創傷，除此之外，還少不了一些謀取生計的工具，像是柴刀、鋤頭或鋸子鐵錘什麼的。

她們的工作，大部份是受雇於甘蔗的收成和整理果園，工作之餘，也儲備些自用的柴薪。柴刀當然是砍蔗斷木之用，鋤頭可割雜草，有時遇到些難纏的特殊狀況，如粗的枯樹幹，或頑劣的雜物，那麼，前者鋸之，後者錘之，鋸子鐵錘便派得上用場。

如果是為人雇做屋子的水泥小工，則除了防身配備外，餘者皆有東家負責，便不勞費心！

這樣的女人，我自離開大都後，在居鄉、居山的將近十年來，幾乎日日可見，可說已成生活的一部份。沒想到，而今遷至這介於鎮落與田野兩皆不屬的地方，亦不時能得，使我心中，不斷浮出一種落實生命的禮讚。

為了完成道業要長壽

一切事業，是長時間累積起來的，不會利用時間的人，每天無所事事、游手好閒。品性惡劣者，長時間下來，只會造更多的惡業，所以惡人長壽是無用。

佛是歷經三大阿僧祇劫的長時間才成就的。我們需要一段很長的慧命，那就是法身的壽命，法身需要福德智慧來照顧、延長，就像色身需要衣食住行來保護一樣。因此我們除了照顧色身的壽命之外，更要為未來的法身壽命努力建造。

總之，慈濟事業不管是佛法中所要求的法財也好，要求的健康也好，要求的壽命吉祥也好，只要在菩薩道上穩當而行，則發財、健康、吉祥，就都會在福業中產生。

慈濟叮嚀語啟示錄

病痛，在其精神上、心理上都不

病痛，在其精神上、心理上都不

病痛，在其精神上、心理上都不

靜春

病痛，在其精神上、心理上都不

病痛，在其精神上、心理上都不

病痛，在其精神上、心理上都不

來函

六月十日接獲你們轉來清海法師弟黃亞青「敬答沙佛林、葉某兩位居士」函一封，本人與黃亞青素無瓜葛，亦不知黃某其人，我問的對象並非黃某，黃某代替清海法師「答覆」我的問題，可說馬牛不相及，本人認為黃亞青先生自必無權、也無條件代替他師父清海法師開腔。因此，日後如有類似函件，請貴刊逕行退還原寄人，並請明諒。

此外，本人要聲明的是：一、自五月一日寄與清海法師的「四十九問」之後，如石沉大海，至今未見一字之覆。在夢中既未見過清海法師顯現真容，而醒中更未體悟到清海法師化身如被；清海法師的神通、化身，在我這個剛強難馴的佛弟子身上，竟然像蚊蟲叮石頭一樣，不發生效果。

二、如果清海法師，是佛教大德，是悟了道的尼法師，是有高深修持的宗教家，就有義務、也有那份悲憫的胸懷來逐條「據理」(不打高空)來答覆我的問題，如果我心悅誠服，自然會前往就教。如果清海法師自認爲悟了道，就應該像釋迦一樣，來馴服一個剛強的衆生，才是正理。

三、我對清海法師能出家、修道、能逃出他的祖國越南，到本國來傳他的道，我仍以佛弟子的真誠，恭敬有嘉。我不否定他的刻苦自持與傳道精神，但是我認為他處處與佛之聖言相違的態度來標奇立異，是大違佛意。清海法師說「大家都在毀謗他」，說他是「外道」，其實是他先誘了佛、誘了法，才有很多正信的佛弟子(像葉曼長者)對他的高論提出異議。

我們與清海法師，「爭」的不是口舌上的「輸贏」，而是知見上的「正誤」，這一點，清海法師與其高徒們應該弄清楚。

我在「四十九問」中所及，皆有本有據，他的書我已讀透了，他的演講我也聽了，統統地講，他說話的論調，魚珠相混，絕非正統佛法，我的話雖然直質，但對清海法師並無不敬。

四、但不幸的是，清海法師的高徒們却會錯了意，在情感上為護持他們師父的尊嚴，却丟掉了佛法的真理。其實，為辨明真理而論道，古今多有，只要不涉及「人身攻擊」，自應以虛懷若谷之心相與。而清海法師的高徒，這已被印了心、也被解脫了的黃亞青先生，這位代打者，竟然在信中附寄了一隻「奶嘴」及「牛奶糖」一包，來「消遣」我和葉曼長者這種下乘的行徑，我相信清海法師是笑不出來的，而這種行為，竟出自「悟道」的大師門下。

五、我鄭重聲明，我將保有黃亞青寄來的「奶嘴與牛奶糖」，有一天，我必然會親自轉送給清海法師，這是他徒弟黃亞青的傑作。

六、我仍在靜候清海法師親自答覆我的問題，一如他答覆他的聽衆一樣，不要捨棄任何一個「問難」。

以上六點，敬請刊布，至感至感！

沙佛林 敬啟

民國三十七年六月十一日

沙佛林居士的聲明

我們與清海法師，「爭」的不是口舌上的「輸贏」，而是知見上的「正誤」，這一點，清海法師與其高徒們應該弄清楚。

我在「四十九問」中所及，皆有本有據，他的書我已讀透了，他的演講我也聽了，統統地講，他說話的論調，魚珠相混，絕非正統佛法，我的話雖然直質，但對清海法師並無不敬。

四、但不幸的是，清海法師的高徒們却會錯了意，在情感上為護持他們師父的尊嚴，却丟掉了佛法的真理。其實，為辨明真理而論道，古今多有，只要不涉及「人身攻擊」，自應以虛懷若谷之心相與。而清海法師的高徒，這已被印了心、也被解脫了的黃亞青先生，這位代打者，竟然在信中附寄了一隻「奶嘴」及「牛奶糖」一包，來「消遣」我和葉曼長者這種下乘的行徑，我相信清海法師是笑不出來的，而這種行為，竟出自「悟道」的大師門下。

五、我鄭重聲明，我將保有黃亞青寄來的「奶嘴與牛奶糖」，有一天，我必然會親自轉送給清海法師，這是他徒弟黃亞青的傑作。

六、我仍在靜候清海法師親自答覆我的問題，一如他答覆他的聽衆一樣，不要捨棄任何一個「問難」。

以上六點，敬請刊布，至感至感！

沙佛林 敬啟

民國三十七年六月十一日